



豪门
生存手记

御井烹香◎著

豪門 生存手記

御井烹香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豪门生存手记 / 御井烹香著. — 南昌 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12
ISBN 978-7-5500-1894-5

I . ①豪… II . ①御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5540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 编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@bhzwjy.com

书 名 豪门生存手记
作 者 御井烹香
出 版 人 姚雪雪
监 制 黄 利 万 夏
丛书主编 郎世溟
责任编辑 胡志敏
特约编辑 赵志明 陈 思
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U®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1/16 710mm × 1000mm
印 张 24
字 数 320千字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9.90 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894-5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32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
录

第十一章	第十章	第九章	第八章	第七章	第六章	第五章	第四章	第三章	第二章	第一章
谋定人心	故人情深	计高一筹	不欢而散	旧情易断	杀机初现	秦晋之好	帷幄千里	恩仇过往	嫌隙暗生	寿筵斗富
1	1	1	1	0	0	0	0	0	0	0
3	2	1	0	8	7	6	5	4	2	0
4	5	5	2	9	6	8	7	3	2	1

第二十三章	心口不一	3 6 1
第二十二章	深情空付	3 3 5
第二十一章	浓情蜜意	3 1 5
第二十章	逝者已矣	2 8 1
第十九章	绝救绝杀	2 5 9
第十八章	愿赌服输	2 4 2
第十七章	危机四起	2 2 8
第十六章	珠联璧合	2 0 9
第十五章	无心无情	1 9 3
第十四章	真相大白	1 7 6
第十三章	阴谋浮现	1 5 5
第十二章	争风吃醋	1 4 1

第一章

寿筵斗富

杨太太罕见地犯了难。

杨阁老大寿在即，阁老府里千头万绪，来回事的婆子从屋门口排出去，能排出一个院子还要有多，几个姨娘前前后后忙得脚不沾地，阁老太太却一应不理，在暖阁里翻着请柬跟管事妈妈发牢骚。

“悉心招待，这还要怎么悉心招待？一等席面，一等的位置，恨不得能请到主人席上坐，还要特别传话进来，令我悉心招待，他焦家人就是金贵到了十二万分，难道还比得过天家？人家都没有这么排场。才一赏脸传话，太太带着两个闺女过来——倒连老头子都惊动了，真是年纪越大，就越是琐碎，这样的事，还要特地进来传个话。难道不传话，我就不好好招待了？都说阁老日理万机，心机全用在这上头了。”

也是该抱怨，都到内阁大学士这一步了，就是招待藩王，杨阁老都犯不着这样和太太打招呼。焦家身份虽然尊贵——大秦首辅，杨阁老的顶头上司——可要惊动杨阁老亲自传话，要不是杨家谨慎小心，过分低声下气，就是老爷子到底还是不放心太太办事。

她是阁老太太，抱怨个把句话，底下人还能说些什么？可阁老威严，一般人也不敢轻易冒犯，阁老太太自己说了两句，无人附和，她也只好收拾起态度，叹了口气，打发管事妈妈：“去把少奶奶请来吧。”

少奶奶权氏很快就捧着肚子进了里屋，也不知从哪里听来了婆婆的话风，她

很是歉然：“听说爹传话进来，本来就想过来的，谁想到肚子里的小冤家折腾得厉害……”

到底是少奶奶，几句话就说得杨太太雨后天霁，“知道你是双身子，不是焦家的事，也不请你过来。这一次焦家很给面子，虽说老太爷估计还是请不动的，但四太太不但应了过来，还说会带上两位千金。帖子一送到，老爷那里就送了口信过来，千叮万嘱，要我一定要好生招待，万不能令三位贵客受了委屈。”

她一撇嘴，没往下说：杨老爷还特地交代，这些年杨家一直外任，不比少奶奶京中出身，更能切中焦家人的脉门。杨太太要是心里没数，那就别摆婆婆架子，问问少奶奶吧。

“焦家的名气，是大得很。”听语气，这没说出口的话，少奶奶也是已经从别处听到了——她居然一点都不觉得公爹小题大做，“您上京不几年，对焦家的名声，怕是只模糊听说了一点，还没见识过他们的做派吧？”

说起来，杨家也算是红得发紫——一百多年的西北望族，如今家里出了一个巡抚，一个阁老，子弟们也是争气的多，有知府，有翰林，有进士，有举人。满朝文武，能和杨家比较的人家并不多。就是四少奶奶权氏，出身也是一等国公府，更是金尊玉贵的嫡女出身。可这个阁老府的当家少奶奶——国公嫡女，提起当朝首辅、内阁大学士、太子少保焦阁老焦家来，语气居然也不知不觉带了几分酸。

这酸味，杨太太自然也听了出来，她一扬眉，果然就来了兴致：“快给我仔细说说。”

“他们家那是有名的火烧富贵。我们这几户人家，平时吃用也算是精致了，和焦家一比，一个个倒都成了臊眉耷眼的野丫头了。京城人有一句话，‘钱会咬手烧得慌，糊味儿能熏了天’，这说的就是焦家。两个姑娘实在是养得娇，平时吃的用的赛得过宫里的娘娘……”少奶奶叹了口气，“品味可不就养刁了？这要是给她们挑出不是来，虽不说颜面扫地，可被人说嘴个一年半载的，那也是免不得的事。”

杨阁老进京不久，不过五年时间，头一年还赶上国丧，没怎么在外应酬。后几年焦家又有丧事，一家人闭门守孝，到今年秋天方才满了孝，渐渐地出来走动。杨太太对焦家女眷的名声，一向是有所耳闻，却不知所以然，乍然听说，不禁听住了。“大家小姐吃酒席，挑三拣四那是常有的事，怎么一两句不是，这就能被传开了去？他焦家女儿再娇贵，又不是皇后娘娘，一两句话，还被当作金科玉律了不成？”

“您头十年是不在京里。”少奶奶不禁又叹了口气，“焦家那个女公子，也实在是了不得，从小就得贵人的喜欢。当年先帝险些就说她进了门，先是议定了鲁王嫔，后来——先帝原话，嫌鲁王‘年纪大了，委屈了蕙娘’，竟要亲自安排为太子嫔。如不是焦家人丁稀少，焦阁老实在舍不得，恐怕如今她也是个娘娘了，以先帝恩宠来看，少说也是个贵妃……那一年，她才十岁呢。”

一样都是名门世族家的小姐，少奶奶就没有这个荣幸，到底是女儿家，她语气里的酸味又重了几分。“一手古琴弹得是极好的，皇后娘娘都爱听，从前时常入宫献艺。生得又实在没得说，东西六宫十二苑，就算算上咱们家宁妃，按先帝的说法，‘都实在是比不上焦家的蕙娘’。吃的穿的用的玩的，全是天下所有物事里精心挑选，尖子里的尖子……这样的人品，这样的家世，四九城里还有谁能驳回她的话？她说好，那就真是好，她眉头要是一皱么……”

平日再疏懒，自家的寿酒，那也是自家的脸面。杨家进京几年，也摆过几次宴席，在京城人口中也是有褒有贬，这一次杨太太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又给谁添了话柄。她眉峰微聚，倒是犯了难：“本来还把她同她妹妹文娘，排在庶出姑娘们那一桌呢，听你这一说，倒是把她往上提一提为好？”

京中规矩森严，嫡庶壁垒分明。不论家中势力大小，女眷宴客，有心照不宣的规矩：嫡女们排一桌，庶女们排一桌，几乎已成惯例。少奶奶自然是看过这位次表的，她如此大费唇舌，等的就是婆婆这一句话。“这自然是要提的，她们虽是庶女，却记在嫡母名下。尤其蕙娘，同焦太太亲生的也没什么两样。过分薄待，焦太太也是要生气的——”一边说，一边叫过管事妈妈来，“这次席面，是春华楼承办的吧？倒是正好，派人同大师傅打个招呼，就说焦家女公子当天是必到的，坐的就是西花厅那桌，他们自然知道如何行事。”

管事妈妈平日里是受惯少奶奶拿捏的，没等太太吩咐，就已经恭声应下，退出了屋子。杨太太看在眼里，嘴上不说，心底难免有点不痛快，对焦家就有些鸡蛋里挑骨头。“焦家也是的，女儿虽要娇养，也没有娇养到这份上的。日后出嫁了，怎么应付三亲六戚？做人媳妇，谁不受委屈，她这个性子，难道谁给她一点气受了，她就寻死觅活的，回娘家告状不成？”

“就是没打算往外嫁……”少奶奶叹了口气，“焦家的事，您也不是没有听说。老太爷看中她招婿承嗣、延续香火，连先帝要都没舍得给。要不是忽然有了个弟

弟，这一次，想必焦太太是不会带她出来的。”

一般孩子不是到了年纪，谁家的太太也不会轻易把他们带上大场面。京中这些太太奶奶，谁的眼神不赛过刀子利，关在家里仔细调教规矩都来不及呢，寻常无事，谁带心头肉出来受人的褒贬？也就是到了婚配的年纪，要“冰泮而婚成”，开始物色佳媳佳婿了，这才把孩子带出门见识见识。这一次焦家把两个女儿都带出来，一家人来了一大半，看似只是为了给杨家面子，可有心人读来，却有些别的意思，那是半藏半露，瞒不了人的。

“这两个姑娘，年纪也都不小了吧？”杨太太缓缓摇了摇头，“听你这么一说，妹妹还好，姐姐的婚事却难办了，年纪大了不说，这样万里挑一的媳妇，谁家能娶？一般人家，怕也是自惭形秽，绝不敢上前攀附。能配得上他们焦家的青年才俊，不是多半早说定了亲事，就是不愿受这份‘齐大非偶’的气。再说，再娇养，那也是庶女出身——皇帝家的女儿愁嫁，我看着宰相家的女儿，也不例外嘛。”

内阁首辅，可不就是从前的宰相了？一样是阁老，焦家两个女儿都愁嫁，杨家的女儿们却都嫁得好，嫡女二姑奶奶是侯夫人，就是庶女，一位是平国公许家的世子夫人，一位干脆就是宫中新近得宠晋位的宁妃。杨阁老太太说起这话，不免是悠然自得、顾盼自豪，少奶奶看在眼里，也不禁抿嘴一笑。

“这都是别人家的事了。”她轻声细语，“想要攀龙附凤的人家，也决不在少数的。媳妇现在想的，倒还是寿酒当天的事，您安排两位姑娘坐西花厅首桌，别的倒不打紧，要是撞上了吴姑娘，当天席间恐怕是有热闹瞧呢……”

杨太太神色一动，先惊后悟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她思忖片刻，也不由苦笑。“就这么几个人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怎么安排都不是，也只能如此安排了——我看，干脆把你安排在那桌陪客，这可够分量了吧？在你这个正牌主人眼皮底下，也闹不出多大的风浪来。你看如何？”

少奶奶嫣然一笑，低眉顺眼：“婆婆见识，不知高出媳妇多少，自然是您怎么说，就怎么办了。”

有了少奶奶这一番话，到了大寿当天，纵使杨家是千重锦绣、满园珠翠，贺寿道喜之声几乎把杨太太耳朵灌出耳油来，也着实令她打心眼里累得发慌兴致全无。可焦四太太一行人进屋来时，杨太太亦不免格外打点精神，亲自起身迎上焦

四太太，又运足目力，看似不经意地瞥了焦太太身后一眼。

只见两名少女随在焦太太身后，一眼杨太太也未能分出高下来，她口中笑道：“四太太，咱们是近二十年没见啦，当年在苏州曾有一面之缘，您贵人事忙，怕是早把我给忘了。”

焦阁老入阁二十多年，哪管宦海风云起伏，他是左右逢源，伫立不倒，二十年来，在阁老位置上熬死了两个皇帝，如今的皇上已经是他侍奉的第三位天子。如此人家，自然不是新近入阁的杨家可以傲慢的，杨太太虽然客气，以焦四太太身份，却也能来个坦然受之。不过，焦太太也很给面子：“哪能忘记呢？当时路过苏州，承蒙您的招待……”

都是内阁阁臣，不管在朝中斗得如何险恶，两派人马几乎是杀红了眼，恨不得生啖其肉。女眷们在内宅，却要把表面功夫做好，杨太太和焦太太携手一笑，杨太太便望向焦太太身后，笑道：“这就是两位千金了吧？”

一边说，两人一边分头落座。焦太太抿唇一笑，满不在意：“蕙娘、文娘，还不给世婶行礼？”

焦太太身后这两位千金便同时俯下身去，莺声燕语：“侄女见过世婶，世婶万福万寿。”

这声音一入耳，杨太太心底有数了：只这一听，就听得出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

两人本是姐妹，音质相似，殊为平常。文娘声线娇嫩，听着还带了几分天真，就像是随手吹出的一段笛音，虽也娇贵，但终是乡野小调。蕙娘一开腔，却像是古琴弦为人一碰，仙翁声中自然而然，便带了礼器的雅训、清贵之意。真是就一句话，两个人的性子就全带了出来。

她的眼神针一样地在蕙娘身上一绕，又望文娘一眼，便笑向焦太太夸奖：“真是春兰秋菊，各擅胜场。左边这位，就是清蕙了吧？”

这两姐妹本来一直望着自己的脚尖，此时清蕙听杨太太说话，方才慢慢把脸往上抬起。杨太太定睛一瞧——即使她自己膝下就有七位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其中一位宁妃，更是六宫中数得上的美人，此时见了蕙娘，呼吸亦不禁为之一顿，过了一会儿，方才由衷叹道：“果然好容貌。”

打扮她是细看过的，除了衣料特别新奇雅致之外，似乎并无出奇，此时由清蕙这张脸一衬，才觉出锦衣虽花色素雅，可衣料厚重，难得裁得这样跟身又不起

皱，且在重重衣衫中，还现出腰身盈盈一握，这裁衣人的手艺首先就好得出奇。再一细看，那锦衣上连绵的缠枝莲花，花色竟从未见过，锦缎里难得有这样葡萄青的底，也就是蕙娘肤色洁白胜雪，才压得住这样娇嫩的淡紫色。再合以银红色缎裙——连银红都红得别致，在日头底下，一动就隐隐有细密银光。这两样料子，杨太太几年来竟从未见过。

衣裁如此，就别说人了。焦清蕙面含微笑，谁都看得出来只是客套，却又不能怪她什么，因她就只是站在那里，便显得清贵矜持，似乎同人间隔了一层——一个人若生得同她一样美，一双眼同她的眼一样亮、一样冷，看起来自然而然，也总是会有几分出尘的。

怪道先帝如此看重，甚至想许以太子嫔之位。一时间，杨太太竟有些后怕：现在焦家有了承重孙，蕙娘是可以进宫的了。若她入宫，杨家所出的宁妃日后能否再继续得意下去，恐怕就不好说了……

“世婢谬赞，清蕙哪敢当呢？”焦清蕙却似乎未曾看出杨太太眼中的惊艳，她微微一笑，客客气气地说，“只是三年未见各位伯母、婶婶，我同文娘自然加意打扮，这才唬过了世婢呢。”

杨太太本已经看住了，被她一语点醒，这才回过神来，笑着冲文娘道：“这就是令文了吧？同姐姐一样，也是个美人。”

焦令文生得的确也不差，她要比清蕙活泼一些，笑里还带了三分娇憨，闻听杨太太此言，唇边含着笑花，一瞅姐姐，表现得也落落大方、惹人好感：“姐姐说得是，这全是打扮出来的，其实都是虚的，无非我们爱折腾罢了。”

“也要天生丽质，才打扮得出来，”屋内便有吏部秦尚书太太——杨太太的亲嫂嫂笑道，“三年没见，焦太太，两个如花似玉的花骨朵儿，都到了开花的时候喽。”

只看秦太太、焦太太说话，任谁也想不到两家素有积怨，秦家老太爷秦帝师一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被焦阁老死死压住，未能入阁。焦太太抿唇一笑，“当着一屋子的美人，您这样夸她们，她们怎么承担得起呢？”

“我看就承担得起。”云贵何总督太太也笑了，“蕙娘，今日穿的又是哪家绣房的袄裙？这花色瞧着时新，可又都没见过。”

杨太太这才知道，怕是一屋子的人都没见过蕙娘、文娘姐妹的穿着。她巡视屋内一圈，见众位太太、小姐的耳朵似乎都尖了三分，连自己儿媳妇也不例外，

纵使她别有心事，也不禁暗自一笑。

正要说话时，却瞥见户部吴尚书太太面上神色淡淡的，她心中一动：吴家、焦家的恩怨还要追溯到上一代了，如今吴尚书的父亲吴阁老，同焦阁老之间也有一段故事的。看来，自己同儿媳妇担心得不错，这两家要在一处，必定要生出出口舌是非来。

才这样想，便听见吴太太身边紧紧带着的吴姑娘笑道：“是夺天工新得的料子吧，也曾送到我们那里看过的——因我不大喜欢，就没留，现在倒记不真了，我瞧着像，娘您瞧瞧，可是不是？”

夺天工是北地规模最大、本钱最雄厚的绣房，同南边的思巧裳各执牛耳，成对鼎之势，“北夺天工，南思巧裳”——全大秦就没有不知道这句话的女儿家。

一屋子玩味的目光顿时就聚到了吴姑娘同焦姑娘身上：都是新花色，这个看不上，那个却当了宝，特地做了衣裙，穿到了这样大的场面上来……

杨太太也看着蕙娘，蕙娘若无其事，倒是望向了母亲。焦太太笑咪咪地，轻轻点了点头，她这才微笑道：“想是嘉妹妹记错了，这是今年南边矿山里新出的一批星砂，染出来的料子同从前所有都不一样，思巧裳也不过染得了这几匹可用的，正巧家里有人上京，捎带来的，才不到半个月前的事，怕纵使染出了新的，也没这么快送上京吧。”

吴嘉娘也是个出众的美人，打扮得自然也无可挑剔，听了蕙娘这话，她微微一笑，轻声细语：“哦？那是我记错了。”

蕙娘也望着她颌首一笑：“记得记不得，什么要紧呢？左右不过一条裙子的事。”

杨太太心绪就是再差，此时都忍不住要笑，正好她亲家——良国公府权夫人到了，她忙借着起身遮掩过去，耳边还听见何太太问蕙娘：“这腰身这样贴，也是思巧裳的手艺？他们远在南边，倒是不知道居然做的衣服也精巧。”

这话倒是焦太太答的：“您也不是不知道，孩子们从不穿外人的手艺，外人也做不得这样跟身。是蕙娘院子里丫头自己裁的，瞎糊弄罢了——”

就是杨太太听见，心里都有些惊异：杨家也算是富贵得惯了，一个姑娘家身边，也不会放着这么一个手艺奇绝的绣娘，就专为她一个人做衣服，更别说还是做丫头使唤了。这样的手艺，在外头随随便便都是总教席，一年二三千银子不说，还不是奴籍，名气大一点，绣件能贡呈御览，一辈子都吃穿不愁了——焦家条件

要不是比外头更好，她能甘心在焦家做个奴才？

也就是这时候，她才品出了儿媳妇说法里的韵味：就是在这么一圈大秦顶尖的豪门贵族里，焦家的富贵，也是火烧火燎，烱味儿能熏了天的那一种。别说是数得着，他们家数不着，不用数——焦家那是当仁不让，认了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，能把天泼金的超一品富贵。

再回头一看蕙娘，心底又不禁生出了几分可惜——就只是随随便便坐在那里，腰板一挺，由不得全场人的眼神就聚到她身上，羨也好妒也好，都绕着她焦清蕙。可惜这样人才，命却薄些，亲事上注定是磕磕绊绊，很难找到如意郎君了。

阁老寿筵，自然是香烟缭绕、细乐声喧，处处火树银花、雪浪缤纷，男客们由阁老本人、族中子弟并女婿外戚相陪，女眷们就交给阁老太太、少奶奶并姑奶奶们作陪。杨家人口不多，可夫家显赫的姑奶奶却不少，这个陪一桌，那个陪一处，是处处欢声笑语，都很给姑奶奶们面子，上一道菜，夸一个好字。连远处戏台子上演出的那些个吉祥大戏，似乎都翻出了新意，看得众人眉开眼笑、赞不绝口。

有少奶奶亲自作陪，西花厅内的气氛也不差，焦令文一落筷子，眼睛就弯了起来：“这蟹冻，是钟师傅亲手做的吧。”

春华楼也算是京中名馆了，架子也足，一般酒席，是请不动大师傅钟氏掌勺的。这一点满桌子人心里都有数，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吃出就中不同。云贵总督家的何莲娘便笑道：“文妹妹，你嘴巴刁呀，我尝着，同上回在许家吃的那一盘，似乎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”

杨家也是春华楼的常客，时常叫了整桌酒席回来待客的，杨四少奶奶当然品尝过春华楼的招牌菜，可她也吃不到文娘这么精。一时也好奇问：“这怎么吃出来的？”

“钟师傅手艺细，一样是蟹肉剁泥混肉做的冻儿，他的几个大徒弟，滴过姜醋汁去腥也就罢了。”文娘笑道，“可钟师傅自己做的呢——”

“文娘，”蕙娘本来没开腔，此时忽然笑着摆了摆手，“钟师傅独门绝技，你随口胡说出来，要被他知道了，以后他还应咱们家的单子吗？”

她不说话还好，一说话，就仿佛是一锤定音，透了不容违逆的淡然。几乎一样的音色，文娘声调俏皮，听着也甜美；可到蕙娘开腔，静、贵二字简直呼之欲出。

文娘顿时就不吭声了，蕙娘反而转向杨少奶奶，微笑道：“瑞云姐姐，几年没见，你都已经身孕啦——还记得我六七年前上你们家吃酒，一样也吃了这水晶

蟹冻，也是这隆冬腊月的，难为你们哪里寻来这样鲜肥的蟹。我可简直是吃个没够，回去一问春华楼，却说是府上自己预备了一批……没想到几年后又在冬日得此美味，却是在杨阁老府上了。”

会说话就是会说话，少奶奶心底亦不禁叹了口气：都是京城贵女，自然自小相识。可从前焦清蕙对她们这群人，虽不说爱答不理，可不忤不求、不卑不亢，从来也不和谁套近乎。自己当时年纪小，还想不明白，是母亲一语点醒：她要继承家业，怎会在后院打转，你们就不是一路上的人。

可现在身份一变化，她的态度就转换得这么自然，才几句话，拉了交情，捧了自己的夫家、娘家。四少奶奶也知道她是在客套，可她焦清蕙就硬是识货，夸得硬是地方，她也不由得面上有光，大为得意：“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，无非是大缸储着，每日里浇蛋白催肥，不要说养两个月，就是养三个月四个月到年边正月，都一样是肥硕鲜嫩的。只是黄就不那样满了，所以我们也不蒸着炒着，只以之做些蟹肉点心。”

“这是娘家带来的绝活吧？”大理少卿家的石翠娘——浙江布政使侄女笑着接了口，“现在冬日里能吃着新鲜螃蟹的，京城里就不独良国公一家了。”

几句话就带起气氛，姑娘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说起这家的招牌菜，那家私家的绝技，哪个班子又排了新戏，上回在谁家看着的。何莲娘还问四少奶奶：“这钟师傅年纪大了，今日府上席开何止百桌，他肯定应承不过来，难道就专应这一道点心不成？”

蕙娘给她搭台，四少奶奶也有心给蕙娘做面子——也是有意考校考校蕙娘，她便望着蕙娘，笑道：“蕙妹妹是行家，倒要考考你，吃着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一桌都是钟师傅的拿手菜，肯定是他的手艺了。”蕙娘放下筷子，轻轻地拿帕子按了按唇角，“也有一两年没叫过春华楼的菜了……”

一桌人不禁都看向蕙娘，仿佛她一句话，就能将春华楼这几年来的变化定个好坏调子——蕙娘却似乎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瞩目，她根本不以为意，嫣然一笑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“几道菜都做得不错，钟师傅的手艺，也是越来越好了。”

众位姑娘都笑了：“得你这句话，不枉他们今日的用心了。”

四少奶奶还想逗着蕙娘多说几句的，但见吴家的嘉娘一张俏脸虽然也带了笑，可从开席到现在，一句话也未曾说过，知道她还是介意刚才人前落了没趣，便不

再给蕙娘抬轿子，转而逗吴嘉娘说话，“听说嘉妹妹外祖家里又有了喜事，是要往上再动一动了？”

吴嘉娘的笑，顿时热情了几分，口气却自然还是淡淡的、懒懒的。“是有这么一说，不过舅舅一家都风雅，我们在他们跟前，也不提这些俗事。”

石翠娘不像是何莲娘，只贴着蕙娘、文娘，她同焦家两个姑娘说得上话，和吴嘉娘也亲热。嘉娘一边说，一边举筷子，才一动她就笑了，“哎呀，又戴了新镯子出来，也不给我们开开眼，偏就只是藏着掖着，不肯露个好。”

富贵人家的娇客，成日里除了打扮自己，也没有别的消遣了，十二三个小姑娘莺声燕语，都笑道：“快撸了她的袖子起来，让大家瞧瞧！次次见面，她镯子是从不重样的，这一次又是从哪里得了好东西？”

吴嘉娘生得也实在好看，一双大眼睛好似寒星，偶尔一转便是冷气逼人，只这冷和蕙娘的冷又不大一样。蕙娘的冷，冷得淡，冷得客套，冷得令人挑不出大毛病；可吴嘉娘就冷得傲，尤其焦家两姐妹在座，她虽是笑着，笑里却始终写了三分轻蔑。此时她得了众人起哄，仿佛众星捧月一般，成了场上焦点，那轻蔑才慢慢地淡了去，却仍是摆手，“什么好东西，就是舅母给了一对红宝石……”

一边说，一边半推半就，已经被何莲娘撸起袖子来，果然一双欺霜赛雪的手腕上穿了一对金镶玉的镯子。金自然是十足成色；玉面也是洁白无瑕，上等和田美玉；最难得却还是玉中两点惊心动魄的鸽血红，晶莹剔透不说，大小形状也都极为相似。一望即知，这是把大的鸽血红硬生生琢成了这小的形状。此等手笔，亦由不得人不惊叹了。

“这是硬红吧？”吏部尚书家的秦英娘一直未曾开口，此时倒是一句话就道破深浅，“这样大小的硬红，比软红不知难得多少，是从西边过来的？”

四少奶奶亦不禁托着嘉娘的手，细看了良久，方才笑道：“真是稀世奇珍，最难得在你这样的手上，就更显得好看了。”

嘉娘莞尔一笑，将袖子徐徐地放了下来：“瑞云姐姐夸人，来来去去也就是这两句话。”

这话说得有意思，少奶奶有些纳闷，细细一想，这才明白过来：刚才在婆婆身边侍奉，云贵总督何太太夸蕙娘“好衣服也要天生丽质才穿得好看”时，自己随声附和了几句。没想到嘉娘居然记在心里，自己再说这话，她不软不硬，就给

了个钉子碰。

一样是名门贵女出身，少奶奶在家做娇客的时候，做派未必比吴家小姐差，她心里不禁有几分恼怒。可嘉娘打了个巴掌，又给块糖，自己扑哧一声，倒笑起来：“可来来去去这两句话啊，偏偏就那么中听！”

她比少奶奶小了五岁，算是两代人了，少奶奶一个是主人，一个也不好和小辈计较，便跟着笑起来。蕙娘恰好又于此时说：“刚才那首《赏花时》，唱得好，崔子秀的声音还是那么亮——他也算是能唱的了。”

几句话就又把话题岔开了。此时酒席将完，蕙娘话也不多，先赞春华楼的钟师傅，再赞麒麟班的崔子秀，其实都是在给主人家做面子。少奶奶几年没见她，从前也不熟悉，本来心里是没有好恶的，反而和吴嘉娘还更熟悉一些儿，此时倒是对蕙娘更有好感。

她偶然打量蕙娘一眼，见她一手搁在扶手上，轻轻打着拍子，唇边似乎蕴了一丝笑意，背挺得笔直，姿态又写意又端正。袄裙虽很跟身，可穿了这半天，都没一丝褶皱。少奶奶平日里虽然打扮得一丝不苟的，可看看蕙娘，再看看自己，不期然就觉得自己这衣裳实在有些见不得人，毕竟是坐下站起的，腰间已经有了点折痕……

再看一桌子人，打量蕙娘的绝非一个两个，少奶奶也是过来人，深知就里：思巧裳在京城没有分号，如有，恐怕今日席一散，管家们就要盈门了。照着焦清蕙这一身花色样式，稍微一改搭配，不到半个月，准有十几套这样的衣服出来。再过上一个月，宫里都要穿上这样的裙子了……只要那南边的星砂不断货，往后一两年内，思巧裳管染管卖，绝没有卖不掉的担忧。

其实，照少奶奶来看，衣服也无非就是那样，最要紧还是蕙娘穿得好看——说穿了，还不是她人生得好？可没办法，从前就是这个样子，名门嫡女，没几个看得起焦清蕙的，背地里议论，都撇着嘴，“上辈子撞了大运，这辈子托生在焦家，一个庶女，倒比宫里的金枝玉叶都要风光了……”可见了焦清蕙，见了她穿的用的，尝了她吃的喝的，由不得就兴出叹息来，就兴出想望来：难为她怎么能这样费心，有如此巧思。这样的好东西，“我也要有！”

久而久之，倒都悬为定例了：京城流行看高门，高门流行看宫中，宫中流行，却要看宫妃们的亲眷——这些一等豪门的风尚。而一等豪门的风尚，却要看焦家

的蕙娘。这三年来，她闭门守孝从不出门应酬，这一风潮才渐渐地退了。没想到重出江湖第一顿饭，还和从前一样，明里暗里，众人都看着蕙娘；又想学她，又不知该怎么学。

到底还是有人忍不住，何莲娘开口了：“蕙姐姐，你今日穿这样厚，不热么——哎，这样厚的料子，看着也不特别紧身，怎么你这坐下站起来的都半天了，身上还没一丝褶，尤其腰这一块，平展展的，又不是浆出来那硬挺挺的样子，真是好看。”

蕙娘笑道：“这几天身子弱，怕着凉了要喝药，出门总要穿得厚实一些。”

说着，就指给莲娘看，居然是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也不藏私。“是我们家丫头在这里捏了个褶子，就显得腰身细些，并且褶子绷着，身前身后就不容易起皱了。”

众人的眼神唰的一下，都聚向蕙娘似乎不盈一握的小蛮腰。文娘恰于此时抱住双臂，轻轻地打了个寒战：“姐姐这一说，我也有些冷了。”

文娘便命丫头：“烦你出去传个话，令我丫头把小披风送来，再取枚橄榄来我含。”

少奶奶忙道：“橄榄这里也有。”

说着，早有丫头取过橄榄来，文娘插了一块送入口中，过了一会儿，觑人不注意，又轻轻地吐了——却不巧被少奶奶看见。

少奶奶心中一动，扫了焦家两姐妹跟前的骨碟一眼，见非但碟里，连碗里筷头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不比别人跟前，总有些鱼刺、菜渣。她心里明镜一样：两姐妹面上客气，夸了钟师傅的手艺，其实还是没看得上外头的饭菜，不过是虚应故事，勉强吃上几口而已……自己和婆婆虽然用了心，奈何这两朵花儿实在是太金贵了，到底还是没能把人招待得舒舒坦坦的。

正这样想时，焦家丫鬟已经低眉顺眼，进了西花厅，手中还抱了一个小小的包袱。文娘动也没动，只安坐着和何姑娘说笑，那丫头在文娘身边轻轻一抖，便抖开了极轻极软的獐绒小披风——一望即知，是为了这种室内场合特别预备的。又半跪下来，伸手到文娘胸前，为她系上带子。

少奶奶先还没在意——她还是忍不住偷看了几眼戏台上的热闹，只听得石家翠娘忽然半是笑、半是惊叹地说了一句：“哎哟！这真是……”桌上便一下静了下来，这才猛地回过神来。左右一看，只见吴嘉娘脸上连笑影子都没有了，满面寒霜，端端正正地望着戏台，看个戏，都看出了一脸的杀气。满桌人，却只有她一个看向了别处，其余人等，都正望着——